

景范子史資料

第八輯



景德镇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德镇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057/11

主 编：王 遐

副主编：石奎济

责任编辑

军政史料：石奎济

教育史料：陈海澄

地域史料：余静寰

景 德 镇 文 史 资 料

第 八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景德镇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景德镇市珠山中路18号 邮政编码：333000)

*

乐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大32开 字数：170000 印数：1000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元

目 录

军政史料

民国晚期浮梁县的四位县长……	王伟 程沛 熊正端 杨教文 吴坚 杨石成	(1)
屠孝鸿……		(1)
王伯恭……		(11)
计 诚……		(19)
章浩若……		(26)
我所知道的鄞景福……	姚甘霖	(34)
鄞景福专员二三事……	舒鹤群	(39)
抗日时期驻浮梁的国民党二十一军……	金 明	(44)
名人佚事 陈毅三兄弟在皖赣边相会……	倪永安	(51)
蒋经国到景德镇……	陈定华 刘汉农	(58)
张学良密经景德镇……	熊正端	(61)

教育史料

孔庙与祭孔……	程 沛 程光辉	(65)
浮梁县的书院……	徐镇寿	(69)
东山书院……	吴 庄 吴嘉球	(80)
西河书院……	杨端开	(84)
北斗书院……	郑惟馨	(89)
在养晦斋经馆受业……	姚甘霖	(92)

景德镇的私塾·····	王达林(94)
民初的私塾·····	熊正端(101)
浮梁县第一所小学——绍文高等小学·····	方舟 程沛(107)
景德镇第一所小学——模范小学·····	项振东 焦守谦(112)
启明小学·····	方炳仁 程辑光(116)
时敏小学·····	周兆鹏 徐镇寿(120)
景德镇第一所女子学校——女子公学·····	冯天畏 高显祯(123)
珠山女学·····	冯天畏(128)
宏道小学·····	杨端开(131)
凤岗小学·····	杨端开(137)
景德镇第一所陶瓷技艺学校——乙种工业学校·····	佚名(138)
景德镇第一所中学——景德市立中学·····	徐镇寿(141)

地域史料

春节话旧·····	王云翔(148)
孩提趣俗·····	陈海澄(153)
景德镇的旧制婚礼·····	王云翔(169)
景德镇的丧事旧俗·····	夏巧亭(180)
送娘娘·····	方峻山(189)
瓷俗五则·····	王敏(194)
童年见闻三则·····	刘贤诚(199)
忆一九四六年抚帮为关帝开光·····	杨琬(203)
大器匣钵厂与新社公庙·····	方峻山(206)
黄家洲与洲店·····	夏巧亭(213)
瓷城里弄·····	王云翔(216)
头门下·····	夏巧亭(219)
栅门·过街楼·守冬防·····	杨石成(220)
我所见到的太白园·····	姚甘霖(223)

民国晚期浮梁县的四位县长

1939年至1949年，在浮梁县担任过县长的，有屠孝鸿、王伯恭、计诚、章浩若。现由王伟、熊正瑞、程沛、吴坚、杨教文、杨石成、李昌寿等人分别介绍如下。——编者

屠 孝 鸿

王 伟：（解放前曾任浮梁县政府主任秘书）

屠孝鸿（第一任1938—1943年，第二任1946—1948年）号遼之，原籍湖北孝感县，生长在山西，毕业于山西大学文科。先后在山西山阴等县及江西彭泽、浮梁、广丰等地五次任县长。来江西是得到国民党中央铨叙部部长贾景德引荐，初任彭泽县令。屠的父亲在清末民初数度在山西任县令，旧学颇有根底。所以屠称得上书香后代，宦宦之家。由于家庭影响及旧官场风气的熏染，使他深深学会一套做官的手腕，逢迎酬应，颇为谙练。总括起来是：对上恭敬，对平级和处，对下严肃，凭着这种做官哲学在宦海中浮沉数十年，得以适应潮流，确保乌纱。他处事既不违背上宪旨意，又避免开罪地方巨室，一贯以四平八稳面面周到作风上下周旋，左右折冲。说他圆滑，但有时也守信约；看他官气很重，但内心还比较和善。这些仅是我个人为他塑像。他的工作作风大体是：

尊上和众，中庸为先。他在执行政务方面，多处处在被动地位，缺乏改革与大干精神，遇事均按上级指示来推动。在完成任

务的数量与限期上，均掌握适当标准，对上能够交代得过去，对地方不致造成很大矛盾。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主要任务是征兵，征粮。浮梁在等级上是一等县，但人丁不算多，同时辖地大部份是山区，一向粮食不足，所以不易百分之百来完成。屠对此也没有过分的逼索与强征。

不当阎将，甘当小媳妇。旧浮梁是江西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顶头上司就在身边，办事多受掣阻。为了不使专、县关系产生矛盾，必须做到事事先请示后汇报，屠对此是小心翼翼，谨慎从事。特别是鄧景福任专员期间，对县政干预更多。但鄧也有长处，虽说是夺取了县长权力，但也为县长承担了重要责任。遇有困难，他亲自挺身而出，不使县长为难。屠在政界多年，也上了年纪，对适应环境，待人接物素有经验。屠乐得在大树下躲荫，安静度日，少担风险。何况当时上司太多，比较难于应付的有川军二十一军军部、三战区浮梁戒严司令部、浮梁团管区司令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第五督导处以及其他中央与省级驻县机关。有些事情专员出面打交道，就比较好办，免得县长去看他们脸色，去碰软、硬钉子。以退让求安宁，这是屠孝鸿与他后任王伯恭的作风迥然不同之处。

重视公文，讲究辞句。屠是文科出身，又有家学渊源，对于公文信札，非常重视和考究。县政府的工作方式可以说公文是主要的一部份。所谓“等因，奉此……”，也就是承上启下，原文照转，弄得许多人整日忙忙碌碌，埋首伏案，笔不停挥。但一纸公文发出以后，能否收到实际效果，也很少认真考核，变成官样文章。当时有家报纸对此发表过一首打油诗，话虽谑而颇恰切，原文如下：“七时开始五时终，科长科员同办公。一天忙碌唯书记，抄到‘云云’两眼茫。”当时的书记是指抄写文书的雇员，所谓“云云”，即是原文照抄的意思。屠对重要公文，都亲自过目，有时一字一句都要反复推敲，必须达到措辞得体，语句流

畅，顺理成章，有声有韵。这些文书工作，在清末民初都是所谓“师爷”一手包办的，到后来即由秘书等分管其事。屠对书法也很爱好，并有一定造诣。他卸职后大写条幅、对联分送友好与旧同事，以楮墨留纪念。

罗致人才，提拔后进。屠在用人方面，颇有一点礼贤下士风度，能够在地方及部属中发掘重用，加以提拔。如他任内历任科秘中，年轻较有才华的，都被赏识和重用。拿我个人来说，20岁那年初到浮梁工作，任浮梁第三区民政指导员，有一次屠来区视察，在召集全区工作人员作报告时，由我担任记录。会后他审阅我的速记稿，认为记得尚有条理，扼要简明，于是回县后将我调任县府科员。但是屠的官气十足，出言常有呵斥口气，我对此有反感。有一次为了一件文稿，他给我批评过火，我即据理顶辩，弄得他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扬言要将我关禁闭。事后，屠不但没扣押我，反抱着心平气和态度，挽请秘书危复泰来我住所婉言慰留，从此对我倍加信任。由于屠能注意重用青年，培养后进，不怀私见，能够容人，因此，在他两次治浮任内，前后幕僚中具有才华、得到他器重的人很多。

两次风波，受过磨难。屠在浮梁虽然平稳混过不短时间，但其中也常有不如意的事。特别是景德镇上级机关林立，县长看面色、碰钉子的事可说是家常便饭。有时过份受辱，他不免长吁短叹。好在他历世深，忍性好，甘愿苟安于这种逆来顺受的处境。据我回忆，有两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一次是抗战期间，时在1939年左右，国民党中央为考察和观览东南至西南的交通建设，特选派一批大员，以楮民谊为首（此人后随汪精卫作了汉奸），组成京滇公路周览团，从南京出发，经皖、赣、湘、桂、黔等省，到昆明止，行程数千里，车队络绎不绝。作为过境中途站的县长，必须恭迎恭送，办好招待。一天，车队到达河西，一位头目认为屠接驾来迟，招待不周，于是大发脾气，野蛮地将屠重重打

了一顿耳光，弄得他头青面肿，屠只好忍气吞声，回到家中疗养，托病不出。第二次是1946年国大代表选举时，由于上级硬性指定由余树芬当选，参加竞选的赖清、程宗瑜均告失败。赖清在事前即感到形势于己不利，迁怒于屠没有帮忙，竟在投票时暗中纠集喽啰公然以暴力大闹选举会场，捣毁投票箱，当场秩序大乱，一哄而散。不仅如此，事后还向法院提出选举诉讼，指控屠孝鸿选举舞弊，使屠处于难堪的境地，曾被迫引咎向省府辞职。

孝顺父母，和谐持家。屠的家庭人口很多，四代同堂。父亲在世时，他对二老很孝顺；父亲去世后，对后母同样保持孝心。他的结发妻子是老家的旧式妇女，夫妻感情很好。对于家务，完全尊重他夫人的意见；但对县政公务，却很少容许家属过问和插手。这种作风比较后任王、计二人，做得较为体面。他的私生活比较严谨，除了有时陪客打牌消遣外，不随便涉足烟、赌、娼场合。但在第二任交卸后，对赌的兴趣却较以前浓厚，经常出入几家银行大打“梭赫”，既是解闷，也是图利。

屠孝鸿两次在浮工作，前一任比较清正，后一任曾捞过一些油水。至于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我们之间只有行政上隶属，没有经济上勾结。象罗福生撰文揭发屠批准罗森发米号歇业，受贿大米100石，这在当时确非局外人所知。概括来说：屠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吏，生活作风带有浓厚的官气。由于他做事多顾眼前应付，缺乏长远计划，在浮梁的这些年，谈不上有很大建树，但明显劣迹也较少，大体上毁、誉平平。其中稍可称道的如：调和地方当权者意见，不偏不倚，息事宁人，没有恶化地方派系斗争；对抗战期间衰落的瓷业，曾以行政力量维持，免于完全停业；在缺粮年代曾派员向邻县采购，供应民食；支持发展私立学校，提倡编修县志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出过一些力。

熊正瑞（解放前曾任浮梁县政府助理秘书）

屠孝鸿曾先后两次担任浮梁县县长。

一任浮梁县长 屠孝鸿到江西来，是偶然的机会。1935年，张笃伦出任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那时专署在鄱阳），聘请他的湖北同乡高楚珩、屠孝鸿担任专署科长。张笃伦到任仅数天，又奉电升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康行营主任。边疆遥远，高楚珩、屠孝鸿均不愿随行，又不能继续留在专署工作，就由张笃伦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推荐：高楚珩任婺源县县长，屠孝鸿任彭泽县长。那时鄧景福接替张笃伦任五区专员，后又兼浮梁县长。到1937年，省府规定，专员一律不兼县长。这时鄧景福见屠孝鸿对上司很谦恭，能听话，于是建议省府将屠孝鸿由彭泽调浮梁。

屠孝鸿较有人才观点。他对陈鸣佩很器重，对王伟很赏识，对我也不错。他还想延请一个叫王元勋的青年，后来，王元勋辞谢了。当然，屠孝鸿所网罗的人才，并不是学士或诗人，而是处理公文的熟手。

屠孝鸿谄媚上司也是相当突出的。对于鄧景福的种种拍马，令人齿冷。县里事无大小，一概听从专员命令。即使没有命令，也必定请示遵行。屠孝鸿自己是不敢决定任何一件事情的，就是对于专署的秘书、科长们也奉命惟谨。县府科、秘人事的任免，也完全仰鄧景福的鼻息，鄧景福不点头，是不能充任县府科、秘的。实际上，鄧景福牢牢掌握着县政，屠孝鸿仅是一个傀儡而已。屠孝鸿对省方人士，更形敬畏。1942年，我的姑母由上海沦陷区回江西，经过浮梁，省兵役处长彭公威打了一个电报给屠孝鸿“请托照料”。屠孝鸿立即责成县公安局长刘时负责寻找和招待，又加派内侄程抱贞协助刘时办理，并对我说：“这人可能是彭处长的情妇，马虎不得。”后来才知是闹了笑话。

屠孝鸿对下属却很粗暴。有一次，教育科长邹玉和呈上一稿，屠孝鸿竟拍桌大骂：“你这混蛋！搞的什么呀？配当科长吗？”又有一次，批阅教育科长程汝锡撰拟的文稿，大骂“狗屁不通”，竟将文稿向程汝锡头部掷去。对科长都这样，对科员以下就更厉害了。传达孟广霖因与他一言不合，竟被他用手杖连打十余下。

屠孝鸿在任职期间，既不负实际责任，也没有卷入地方派系斗争。他善于敷衍，又不得罪人，地方各派对他都有好感。

充当专署秘书 王伯恭接任后，我每月到屠孝鸿家访问一次。他历任县长多年，保持了清廉作风。闲居一年，生活渐感拮据。一次，他对我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原来屠孝鸿准备前往泰和，图谋东山再起，活动途径是有的，只苦于旅费无着。

1944年下半年，屠孝鸿终于筹足旅费，前去泰和，迭次寄回家信，进行尚称顺利。因还没正式发表，已临近1945年春节，屠孝鸿便暂回浮梁等待。旅途中，冯琦由泰和打了一个电报到屠家中。电文是：“兄事经与浩公（指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商妥，暂请在专署帮忙”。这一消息，迅速传播了，使当时的专员邓子超大为吃惊。屠孝鸿于除夕前一天到家，我在除夕日到达屠孝鸿家中访问，屠孝鸿家中宾客盈门。我问到冯琦来电之事，屠孝鸿说：“确有这事。但邓专员现在严守秘密，不愿宣传，你就不要说嘛。”正谈论间，邓子超来了电话，请屠孝鸿明天到专署一谈。屠孝鸿说：“按照湖北人习惯，热丧（屠孝鸿当年丧父）不宜在初一出门”，邓子超说：“那就初二来吧。”屠孝鸿又说：“我们的习惯，初一到初三，都不能出门。”邓子超无奈，只得说：“明天我来看你罢。”屠孝鸿说：“还是我来看专员。”屠孝鸿对邓子超的奚落，在坐的人都感觉痛快。因为屠孝鸿的去职，是受到邓子超的影响的。

以后冯琦接任五区专员，屠孝鸿充当了专署秘书。我已去进贤，详情不熟。三、四月后，我见报载屠孝鸿被发表为广丰县长，我即去电致贺。

二任浮梁县长 1946年，经冯琦的设计，广丰县长屠孝鸿和浮梁县长计诚对调。对调颁布后，适逢江西省政府主席易人，曹浩森免职，王陵基接任。屠孝鸿脑筋灵活，深恐发生变化，日夜兼程，由广丰赶到浮梁接事。

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屠孝鸿秉承上级意旨，支持余树芬当选。落选的赖清愤无可泄，竟派遣暴徒，打破了所有选举票箱。屠孝鸿认为是奇耻大辱，又感觉今后政令难于推行，就电请省府，引咎辞职。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看到后，没有表示意见，仅批“交民政厅”四字。民政厅厅长任师尚随即批了“慰留”二字。照说本应是给屠孝鸿复电的，偏偏承办人员糊涂，将原文归了档。适值我在南昌，探悉此事，就写信给屠孝鸿告知这事。屠孝鸿久未接回电，正在着急，一看我信，犹如落水遇救。立即给我一电，请再回浮梁，担任秘书。接着又来一信，说是屈就，务必勿却。于是我又来到了浮梁。

许多人说，屠孝鸿第二任浮梁县长发了财。屠孝鸿的确发了财，我不知道他的财源，可能是经商以及田粮方面的贪污。收受贿赂的事，当时我未听说过。冯琦反共积极，对县政抓得不紧。因此，屠孝鸿比之鄧景福时代有较多的权力，生活也较前富裕，对我还不时以微款相助。

1948年，熊式辉向中央推荐了两个省政府主席。张笃伦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胡家凤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张笃伦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高楚珩充省政府秘书长，几次来信，邀请屠孝鸿去湖北担任专员。屠孝鸿因在浮梁已有基础，加上湖北解放战争又很激烈，因此不愿轻离。

我于1948年8月间离开浮梁，前去南昌。在南昌又听得

一消息，说省政府主席胡家凤对屠孝鸿印象欠佳。我写信告知屠孝鸿，屠孝鸿大吃一惊。原来他一直认为胡家凤主席是可以倚靠的。屠孝鸿灰心之余，就向省政府呈请辞职，胡家凤也不挽留，立即批准，并派专员冯琦暂兼浮梁县长。

屠孝鸿的家庭 屠孝鸿的家庭情况颇值一提。在浮梁时，他一家7口，赁居于一幢民房内。父亲、继母、自己和妻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代同堂，和睦亲密，绝无争吵情事。

屠孝鸿对父亲孝顺，对继母恭敬，每天外出前，必先在父母前作数分钟的谈话，然后登上黄包车，扬长而去。父没后仰体亲意，对继母更加恭敬。在他的身教下，他的妻子对父母，他的儿女对祖父母，都很孝敬。

作为一个官僚家庭，当然讲究排场和享受，他家内也有卫兵、杂役、车夫、厨师、女仆等多人。家政由他妻子全权处理，屠孝鸿绝不过问。他妻子也丝毫不干预公务，内外界限分明。家中一日三餐，早餐稀饭，小菜四碟；中晚两餐干饭，三荤三素六碗菜。所用厨师山西人孙某，不仅能备办酒席，并能制作各种点心，家常便饭，菜味精美，但并没有那样大吃大喝和“朱门酒肉臭”的现象。

他妻子的容貌丑陋不堪。不是一般的丑陋，而是极其丑陋，在我平生所见的丑妇中，可说是首屈一指。一天，事务员周雍芹向我密告说，县长办公室内，来了一个丑妇人。我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县长的太太。”出去一看，果然不错。因为县长办公室很少有妇女前去，所谓丑妇人，也只有他妻子才具备这资格，所以我一猜就着。当时的县长们，一妻二妾的，颇不乏人，但屠孝鸿对于妻子的丑陋，却毫不嫌弃，而且感情一直融洽，可说难得。令人奇异的是，屠孝鸿的继母容貌也极丑陋，仅略胜于屠孝鸿的妻子。她俩年龄差距不大，看起来仿佛姐妹。由于她俩相处较好，经常结伴上街，两个极丑的妇人同行，惹得路

人侧目相视，纷纷指手划脚，叹为奇观。

屠孝鸿一子二女。大女在解放前尚无对象，次女订婚于南昌第一家照相馆鹤记少老板张某。张某曾在浮梁县政府充出纳，颇为屠孝鸿喜爱。子名小秋，经屠孝鸿托司再生推荐，在南昌交通银行工作，机警圆滑，颇有父风。他的儿女，都只受过中等教育。

屠的父亲作令多年，当然具有县政经验，也只偶尔对屠作些抽象的指示，绝不干预县政。屠的家人，没有一个过问县政的，堪称难得。屠的父亲和儿女，甚至极少到县政府来玩，县政府人认识他们的也不多。

1944年，屠孝鸿父丧出殡，因屠在地方上人缘较好，沿街摆路祭的甚多。按照当时规矩，屠孝鸿作为孝子，必须磕头答谢，因此有人玩笑地说：“屠孝鸿在浮梁对不起老百姓，现在满街磕头赔礼。”

屠孝鸿对麻将、扑克均极爱好。鄧景福任专员时，管束甚严，他不敢乱动；卸任后便偷偷打起麻将牌来了。赖淮清和他成为亲密的赌友，有时在家里打，有时上赖淮清家打。不过仍爱惜名声，严守秘密。据危复泰告我，屠父丧未久，一次在赖淮清家打牌，输了很多钱，屠的妻子急了，便和继母商出了一计：夜深人静，她将屠孝鸿带进继母房中，关上房门，继母便严厉训斥说：“你父丧不久，就去赌博，还是个人吗？我不配做你母亲。你是作县长的，总要爱惜声名，怎能变成赌徒呢？就算你不自爱吧，你的妻子、儿女还要吃饭，你那有钱去赌呢！”骂得屠孝鸿泪流满面，长跪请罪，跪了一刻钟，继母方才说：“你能知过还是好的，现饶你初次，客房睡觉吧。如若再犯，我就不顾你面子，在堂前当众打屁股。”第二天，赖淮清又来邀赌，屠孝鸿当真没有去，并说：母亲发怒，我再不敢打牌了。此后，一直到去泰和，他确没再打过牌。其实，当时屠孝鸿一贫如洗，那有钱打

牌呢？赖淮清为人慷慨，屠孝鸿赢了，由他带走，输了，听其欠帐，甚至，还替屠垫款，以还给别的赢家。那次屠孝鸿虽然人输，实际上并没拿出一分钱。

屠孝鸿的家人，只有一个远房弟弟，叫屠孝鹗的，在浮梁县充任人民自卫中队中队长。屠孝鸿相待他极为平常，不如一中队长王安民所受到的重视。

至于亲戚，随任的也不多。内弟程乃芬，可说是亲密的了，仅在县府短时期充助理秘书，一直担任闲散职务。两个内侄，一个叫程抱贞，充任县府出纳；一个叫程月卿，充任过县府收发和庶务，还经常受到责备，屠孝鸿对他还不及对待别人客气。因而，亲戚中对屠不无怨言。

屠孝鸿对待旧部，倒还厚道。原彭泽县政府档案管理员刘芷卿因年老失业，前来投奔，被委充浮梁县政府事务员。刘芷卿无儿女，死后，屠孝鸿也妥为料理丧葬。

屠孝鸿官气较严重，爱摆官架子，对家中仆人往往严厉呵斥，经常说“揍他十棍”，“揍他二十棍”，不过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并不执行。相反的，对仆人们还注意照顾，使他们能维持生活。如山西人孙某兄弟，在屠孝鸿家服务20余年，一个作厨师，一个作车夫，直到屠孝鸿离开浮梁，他们方始辞出。屠氏家中的旧仆，对屠多有好感。

屠孝鸿第一次卸任，两袖清风，日常生活，全靠借贷维持；第二次卸任，却大发其财，主要是与银行界及湖北商人勾结，合夥经商获利。屠孝鸿囊中积蓄丰盈，生活无虞，就放浪形骸，打麻将牌、扑克消遣。浮梁紧张时，他迁移南昌。1949年底，离开南昌，不知所终。

（接下页）

王 伯 恭

王 伟：

王伯恭（任期1943—1944年）号燮军，安徽寿县人，原在国民党中央搞党务工作，后任中央救济总署专员来江西视察，经省方权威友人介绍，先后在鄱阳、永新、浮梁出任县长。他为人刚愎自用，有种自命不凡、好大喜功作风。其性格爽直，不喜阿谀媚上，遇事自作主张，也不惯深居简出，经常到各地方机关看看，有问题马上痛痛快快解决。对县府日常书面工作不十分重视，一般均交秘书董士藻全权处理。对地方士绅，他往往喜其相投，恶其异己，爱憎明显，不迁就应付。特别是在鄱阳县长任内，卷入当地周、姜两派的斗争，他接近姜派，而疏远周派，结果因他的后任丁国屏在鄱阳被刺，怀疑姜派与他有同谋嫌疑，以致一度身陷囹圄。他在浮梁任职时间虽短，但由于他有种敢想敢干作风，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同时他又是一个入狱下台的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历史新闻。现在以我一窥之见，谈谈他在浮梁一些主要情况。

标榜民主 他治浮梁期间正是国民党标榜民主，筹备行宪时期。那时，各县将行政委员会改组为临时参议会；各乡（镇）成立代表会，选举乡（镇）长及代表会主席；各保召开保民大会，选举乡（镇）民代表。景德镇是产瓷都市，人口较多，机关林立，王对此十分重视。我当时仍蝉联充任民政科长，主管民意机关的建立，在王的授意与省令督促下，曾大事铺张、隆重热烈地在全镇70个保召开史无前例的保民大会。过去在基层开这样的会就很少，至于行使选举权一般老百姓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为了扩大影响，加深认识，我们对此进行了全面指导。临到各保召开群众大会时，我和其他主要负责人均到会，讲解民主法令及行使选举权的重要性。每户都由户主或成年人参加，所选出的代表一般都

是本辖区内有声望的人士，会场气氛热烈，选举仪式隆重，在连串的鞭爆声中，上演了标榜民主这台戏。这也是王伯恭得意之作。

创办陶瓷美术学校 王也重视发展瓷业艺术教育。他认识到，景德镇的瓷器除了增加产量外，还须保持固有的艺术水平，方可向全世界推销，达到进一步发展。因此，他支持妻子杨晓珊在景德镇创办了一所陶瓷美术学校，延聘当时八大名家中的多数人为教师，进行陶瓷美术的理论讲授与技术上的辅导。杨是一个长于社交、爱出风头的女性，她利用王的权力很想在文艺方面有所作为。除了办校以外，她又搞了一个戏剧研究社，与当时爱好京剧的人士组织票友义演，使当时沉静的舞台，出现过新局面。

成立情报室 王伯恭还在县政府内成立情报室，这是他独出心裁、自搞一套的编外机构。他的用意是希望藉此起着维持治安，禁烟禁赌禁娼，整饬吏治，并且察访民情，作为他的耳目。秘书董士藻任情报室主任，下面调用警士名额委任情报员10余人，从事便衣活动，虽说隐蔽，而实行公开地工作。情报室成立后，可以说弊多利少。一方面政治风气不良，同时所用情报员品质不纯，他们利用职权乘机敲诈勒索的事例时有所闻。由于在工作上无多大表现，在声誉方面又影响不佳，只好宣告撤销。

整理地籍 王伯恭办的第四件大事是实施景德镇全镇地籍整理。解放前，景德镇居民占浮梁全县人口半数以上，店面房屋及居民住宅也很多，但房屋所占用地，从未进行过清查登记，业权比较混乱。王伯恭任内秉承省府布置，在太白园设立浮梁县地籍整理处，由县长兼处长，梁惕为副处长。内分两科，并专设测量人员，对所有房屋进行分片测量，绘具详图。同时又经过细致调查，编造业权人清册，逐户发给土地所有权状。凡以后房屋买卖连带土地业权转移，必须申请过户登记，方可在法律上生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而有关市政建设的大事，也是王伯恭任内一项新的要政。王与地方要员关系很不融洽，他和专员邓子超以及国民